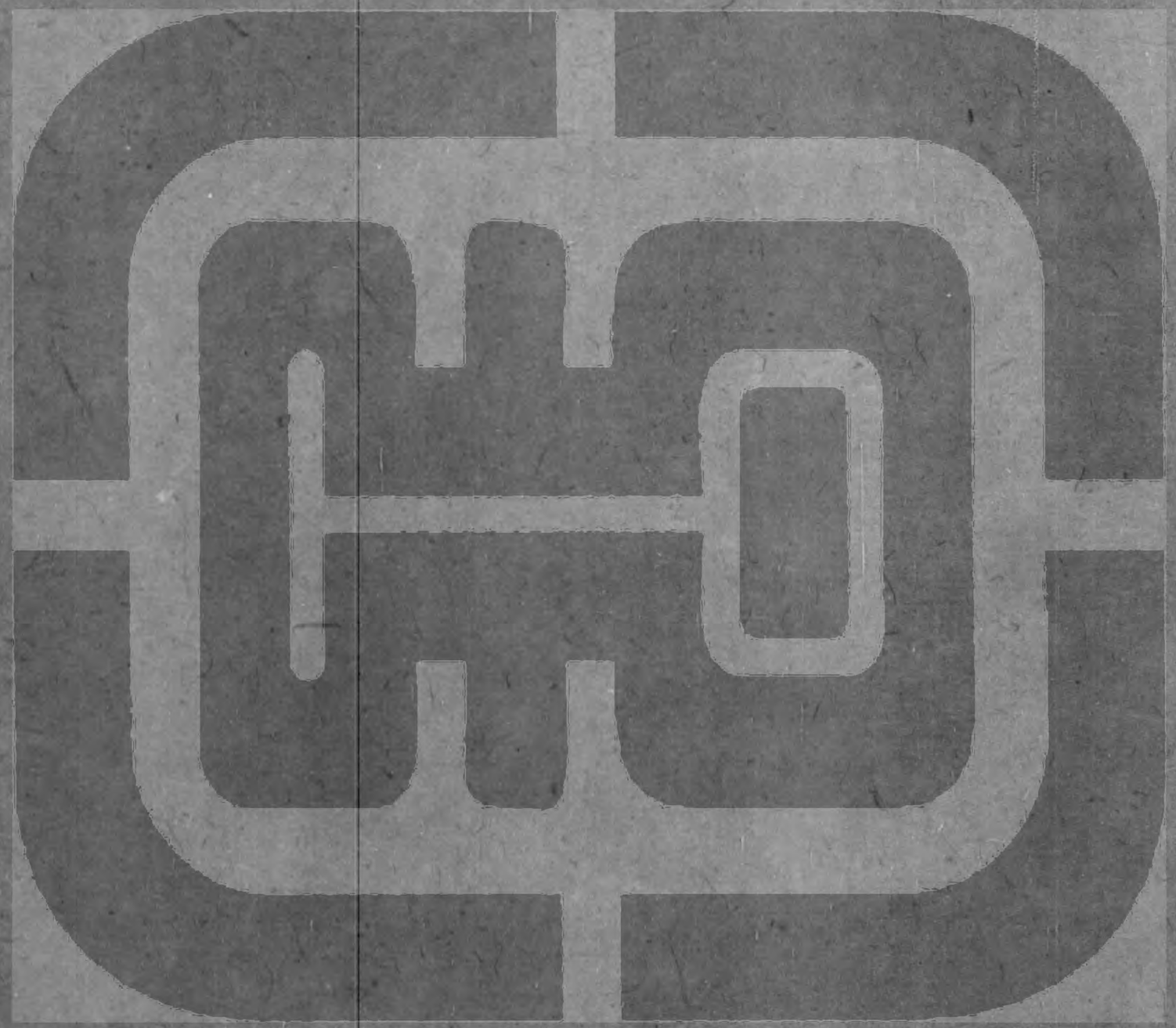


列傳第十三 [illegible]

前漢

霍光 [illegible]　金日磾 賞敞 欽　趙充國

辛慶忌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雋不疑

疎廣 [illegible]　于定國 于公　薛廣德

平當 晏　彭宣　王吉 駿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妻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矦先驅至平陽傳舍去病遣吏迎霍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人遺體七中孺扶服叩頭曰老

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仔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

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大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録武帝病封璽書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秺侯上官桀爲安陽

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及有功封時衛尉王莽天水人字

雅叔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責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義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

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
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數月立爲皇
后父安爲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
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脩幸
河閒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
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
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
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
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

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
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
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
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
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二十年不降
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
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
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
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

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譖光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光元年昭帝崩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受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

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
故更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
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
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
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
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
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
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

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
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
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
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斬之光謝曰九卿
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其難於是議者皆叩
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群臣俱
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
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
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

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
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便盡驅出
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
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
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
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群臣從官安得罪而
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廼
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
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

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
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
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
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
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
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
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
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
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

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
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
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
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
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
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
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
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
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

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
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
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
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
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
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
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
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
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

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劒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輒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儁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於高廟不可以承

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
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
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
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
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
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
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
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
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

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
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群臣
坐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
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
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
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
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
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
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

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
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遣宗正劉
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軺獵車迎嘗
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
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帝明辛下詔曰
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
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
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邑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
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二
千匹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
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白後元秉持萬機及上
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聞
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
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
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
尉山爲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

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
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
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襪玉
衣梓宮（棺也）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藏椁十五具
（以柏木黃心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便房小曲室也）東園溫明（東園[illegible]比器[illegible]）
（如方漆桶開一面以鑑置其中懸尸上大斂并蓋之）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
轀輬車（車有窻閉之則轀開之則輬）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
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
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

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
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
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
卿定萬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
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
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
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
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
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

昭靈南出承恩皆館名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
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
韋絮薦輪侍婢以五綵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
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
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
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
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期度宣帝自在
民間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
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
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閒女能復自救邪後兩
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門御史爲叩頭
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
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
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
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爲
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
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后妃傳始許后
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

恐重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
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
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
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定安太守
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群
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使光長女壻長
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
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
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

壻趙平爲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
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
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
問禹曰我何病縣官（謂天子也）悉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
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
死宣見禹恨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
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
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
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

方等視丞相無如也客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
正宜耳今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
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涕泣自怨
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
公田賦與貧民發擿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憂人子
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
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嘗有
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彊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
民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絶痛

山弗不奏其上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
出取之不關向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
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
聞民閒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
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
離散斥逐諸壻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
始有邪謀云初趙平客百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
御星御星入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
謁李竟所言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

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
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
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
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
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知先也遂令諸女
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交通辭
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
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
中井水從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

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
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古者宮室高大則通呼為殿非止天子宮中也）雲尚冠
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
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
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欲令太后
為博平君置酒（博平君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
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
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
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

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
具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
霍氏相連坐誅滅數千家上乃下詔曰乃者東織室令
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賊以大
將軍故抑而不揚蓋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
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
婿侍謀爲大逆欲誣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
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
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

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
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
卒不得遂其謀皆雠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
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
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
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
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
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
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侯徐生上書曰臣聞

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户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始中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

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音除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久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

侍左右貴戚多窺帝意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實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潸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上皆愛之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

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本姓焉明德后惡其先有反易曰莽）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廼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幸林光宮（甘泉一名林光）日磾小疾卧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喪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胡頸也捽捽兀反）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秺（丁故反）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

禪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爲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立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禄勳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絶世封建孫當爲稾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黄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衆舉楚王延壽反謀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内霍氏親屬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禄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爲騎都尉光禄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爲人

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爲託上召岑拜爲使主客敞子涉本爲左曹上拜涉爲侍中使待幸緑車載送衛尉舍須臾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節儉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哀帝即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爲匈奴中郎將越騎校尉關内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爲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職辦擢爲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爲大司馬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徙光禄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内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欽與族昆弟秭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嗣國除故莽封欽當奉其後

當毋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太夫人大行官名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爲以孫繼祖也自當爲父祖父立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知聖朝以世有爲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乃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

延見群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磾後成爲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天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當上毋南爲太夫人亦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即罪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體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

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家以明爲人後之詛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導封侯歷九卿位日磾本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令音零）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金城隴西北地安定北地上郡）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策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

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衆入爲寇亡者題[illegible]
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illegible]
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音憐）[illegible]
願得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illegible]
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
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
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illegible]
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illegible]
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illegible]

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
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
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
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
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
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illegible]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
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illegible]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
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
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者至匈奴藉兵欲擊[illegible]

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倘
南虜不能獨造此計疑劒叔
反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
豫爲備敦視諸羌毋令解仇
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
豪三十餘人以充質點者皆
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
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
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

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
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
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
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遠度臣願馳
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
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大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
滿萬騎欲渡河忍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
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
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

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
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
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十人守杜四望陿中
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
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
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
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充國子
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

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
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通轉道津度初罕开豪
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
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
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
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
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
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
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

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
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
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
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孰不可久或
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
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
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
出張掖酒泉合擊畢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
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
復引兵還冬複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
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虜無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
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當張掖田遠
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
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
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
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
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

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
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刼略故臣愚冊欲捐罕
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
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撫循和輯此全
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
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
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
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勑讓充國曰
皇帝問後將軍其善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开

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燉煌
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
稾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
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亥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臧
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坼裂也音軍瘃寒創也音竹足反）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
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
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
月氏兵四千人（婼兒遮反）亡虜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

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illegible]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
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illegible]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
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
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
士步兵二校尉益將[illegible]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
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不敢戰者凶將
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
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
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

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
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
遣开豪彫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
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
阻石山木族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
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
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而
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

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擇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之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
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
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
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
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
二萬人迫脅諸小種附著有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
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
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

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
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
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
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
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
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
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泥狹充國徐行驅
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
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

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
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窮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
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復還故地充國以
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
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
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
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
軍聞吾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
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
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
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
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
即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
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
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
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完彊得至是罪往
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
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糴八錢吾謂耿中丞羅三

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未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

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隧負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倖不出今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小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

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壍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逢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出兵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

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
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
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
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
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
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
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陳死陳愚唯陛下省
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者什三中什

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
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
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
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
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彊
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
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
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者降者亦二千
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

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埶困窮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

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嘗與中郎將印宴語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橐囊也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

更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爲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
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爲國虎
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
通爲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
出爲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
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王鳳所
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
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其名臣
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詘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

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搆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爲腹心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慶忌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

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埶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

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自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徵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聚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遣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議者咸嘉其功詔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

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絕世封介子曾孫長爲
義陽侯王莽敗乃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
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爲
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
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
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
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
延惡師地收其人民老使使脅求公主欲隔絕漢昆彌

願發國半精兵自給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
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
道出語在匈奴傳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
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谷蠡音鹿黎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
馬牛驢贏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
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
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
奉使克獲遂封惠爲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

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
請便道擊之宣帝下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惠與吏士五百人但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
副使發龜茲東國一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
茲兵未合先遣人貢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
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
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爲
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
國薨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元帝三年薨

謚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乃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
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
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
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
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
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
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二者吉追斬之遂將詣
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

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司隸奏湯無脩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

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
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
後呼韓邪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
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
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
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廷始等初元四年遣
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
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
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絶遠宜令使者送

其子至塞而還言大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絶之
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絶而不送近縱塞
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
者見前江廷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
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
宜敢棄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
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
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言往必爲國取
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

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郅支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
彊遂西奔康居康居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
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
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人民毆畜產烏孫不敢追
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
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
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
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
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厄使者不肯奉詔

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
嫚如此建昭二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
慮多策謀喜音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
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
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
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
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
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在絕遠蠻夷
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直指

其城下彼下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
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
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
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
壽聞之驚起止焉湯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
沮衆邪延壽遂從之乃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
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
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
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北道入赤谷
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
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
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
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
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
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
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
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母之弟即謂舅）
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

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
國乞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
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
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
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貴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
大計失主客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
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
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
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

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聞來
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
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
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
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
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
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
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
出復還冒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

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反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相與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主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

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
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手足異
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
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
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
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
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
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
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

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
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
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
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
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
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
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

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
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
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
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
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
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
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
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
用人也吉甫之歸周享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

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
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
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
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
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
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
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
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
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
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
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
臣切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
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
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
者重動師衆勞將帥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
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

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
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
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
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
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
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
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
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乃封延壽爲義
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

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
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
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
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絶域事不覆校雖
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疏言康居侍子非王
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
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
不敢南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
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
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
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
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
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
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
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
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

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幄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中湯入見有詔毋拜

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奏曰已

解矣諺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吾四日軍
書到言已解大將軍王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
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甄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
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
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
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
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
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
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君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

公妻家在長安兒子常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隨
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
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
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
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資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
初陵爲天下先於是上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
郡國民萬年自說三年可成後卒不就舉臣多言其不
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
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淺外不固卒徙

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
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
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
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詔罷
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
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群臣
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
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案驗諸所
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

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
弟苟參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參妻欲爲伋求封
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弘農太守張匡坐臧
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
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
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
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
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
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爲不道無正法以所

犯劇易爲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夫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焞煌久之焞煌

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若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

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
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
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
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
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
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
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
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
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

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
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
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
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
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
湯舊恩又欲諂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
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
孫遷千六百戶追諡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
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秩陵令五府
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
更盡還拜爲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爲鴈門太守數
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
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交善谷永閔其老
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
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
功昆山之灰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
雖然明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

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
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
爲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
安日前爲會宗所立德之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
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
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
司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
舉衆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
詔贖論拜爲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

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
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
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
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
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
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
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劒擊
[illegible]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
[illegible]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

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
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
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
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
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入烏孫即誅
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
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疐擁衆欲害昆彌漢復遣
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
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班固曰自元狩

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至
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
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
湯儻蕩不自收斂卒用困窮議者閔之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
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
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爲買物之區也區廬舍也）建欲誅
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
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
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
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
御史護軍諸校皆驚愕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
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
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
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
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兵書之法李法官之號）壁壘已定穿窬
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
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

事不議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舍吏不敢捕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射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云它坐棄市

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中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從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

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曰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臣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焉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同異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秉貴辨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

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
而咸素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群臣朝見
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虛無狀時陳咸
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
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
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
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
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獄減
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之世至丞相安昌侯張

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
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
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
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
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
龍逄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
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
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

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治殿
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
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
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
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
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
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
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
服殮棺周於身土周於椁爲文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
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
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
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
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
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
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
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
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

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illegible]

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
戶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
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
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
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
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
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
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
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

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
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
之厎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
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觸
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
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
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
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

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
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
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鷙
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
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
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
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
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
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

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
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
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
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
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
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
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
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

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
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
右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
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
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
庸庸勠陵於君權隆於王然後防之亦已及已遂不
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
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臣
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忘言世患雖伏質横分臣之

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

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門市卒云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王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絶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

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雋不疑（雋徂兗反）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震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古者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似蓮花初生時未敷也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

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兆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錄力具反）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反音番從輕也）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太子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士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

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
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
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
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
曰子狀貌甚似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
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
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疎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
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

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
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
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
酒宴奉觴上壽辭理閑雅上甚驩說頃之拜受爲少傅
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
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
君師友必求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
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
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

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
子每朝因進見大傳在前少傳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
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
仕宦至二千石宜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
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
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
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
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
都門外長安東郭門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
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
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
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
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又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
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
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
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
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所怨也吾既無以
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
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五日餘日不
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
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
寡我老久叅丁壯柰何其後姑經死姑女告吏婦殺

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
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
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
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
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當在是
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
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
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
治反者獄以材高擢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

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
軍霍光領尚書事條奏群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
由是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
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
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
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矜罪
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
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定國食酒至數石
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

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元帝立以定國
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
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駮議定
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
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上於是數以朝日
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定國上書謝罪永
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丞相御史
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不許遂稱篤固辭
上乃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年七十薨

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耆酒多過失年且三十乃折節
修行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
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
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
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不肖薄於行始定國
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
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
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令

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
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
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
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
因留射獵廣德上書諫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
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
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
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

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朝矣上不說
先斷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王聖臣直乘船危就橋
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
邪乃從橋後日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
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
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為大
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病邑令

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
當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
意略同自元帝時喜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
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
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成禍亂不作今聖漢
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政教不怠政令清矣然
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
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
深迹其道而務脩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

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

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徠有意者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舉奉使者十一人爲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復徵入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案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爲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爲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爲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
東平太傅免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
事縣是入為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
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
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乃策宣曰有司數奏
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
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
國之制使光祿大夫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

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
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
可彊起受侯印為子孫郎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
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
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
使尚書令譚賜君和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具勉致醫藥
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

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
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上乃召
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會
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
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質臣資性淺薄年齒
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
骸骨歸鄉里竢寘溝壑莽勾太后策免宣令上大司空
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
國數歲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
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
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
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顧瞻周道中心惻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
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
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
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
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

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樽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雪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塞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未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言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言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

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

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

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
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
擇焉言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
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
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
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
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
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
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

冥冥絶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
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
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
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
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
見儉則歸本本立則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濶不
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
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

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
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
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
彈冠言其取捨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
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
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
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
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
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

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
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
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
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
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考績用人之法薛宣
政事已試上然其議宣爲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
丞相駿乃代宣爲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
代駿爲御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爲丞相衆人爲駿

恨不得封侯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魯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爲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爲婚哀帝以崇爲不忠誠策免崇左遷爲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爲傅婢所毒薨國除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材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

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

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

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產子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追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

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
斯不易惟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
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
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
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
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
祿大夫頃之禹復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
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
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

奉錢月九千二百稟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絮
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
靈不死而活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一
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少茅愚臣
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
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
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
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蹎仆
氣竭不復自還洿帝薦於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

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辦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彊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

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金銀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錢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當受其飢也鑿池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

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猝歹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并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稅役又諸宮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錢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寵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

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徵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

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讇佞赦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絶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産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

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愚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　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

國人不得宿衛出補吏再爲尉賞爲丞勝輒至官乃去
州舉茂材爲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
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
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
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
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
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
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奏奢刑罰泰深
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

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
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
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
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
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
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
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
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
罷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毋所據今奏當上宜

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去通劾之博士夏侯常見
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常
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
復勝曰當如禮當復謂曰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
變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
君乃申徒狄屬耳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
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
連恨勝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詳妄作
觸罪勝窮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廷

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
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
言辯訟媠謾亡狀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
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郎出勝爲勃海太守
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
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邴漢
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
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
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孝悌

教鄉里行道舍傳[illegible]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
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日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
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韓福故事白遣勝漢令
上其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於是勝漢遂歸老于
鄉里所上男皆除爲郎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
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
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
遣使者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
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

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
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因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
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
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
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
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
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
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
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徙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

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
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
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
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
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
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
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
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
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

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
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
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
恩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
哉勝因勑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
吾家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
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
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趨而

遂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爲縣鄉嗇夫守
東州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
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爲議郎後以病去
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爲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爲
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
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
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爲諫
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

世傳太后欲與成帝毋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
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傳太后指
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
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
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
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
柰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
墨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
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

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
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
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
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
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
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
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
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刼略取民財物七
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歐殺一死也治獄深刻

二死也寃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
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
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
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
居尊位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
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
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
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
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

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
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
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秦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
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奮
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波昌侯傳商云功而封夫官
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
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
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女女人之雄惑世亂劇
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
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
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慶
二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襄勝爲司直都國
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
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
衆豈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
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
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
臣雖愚竊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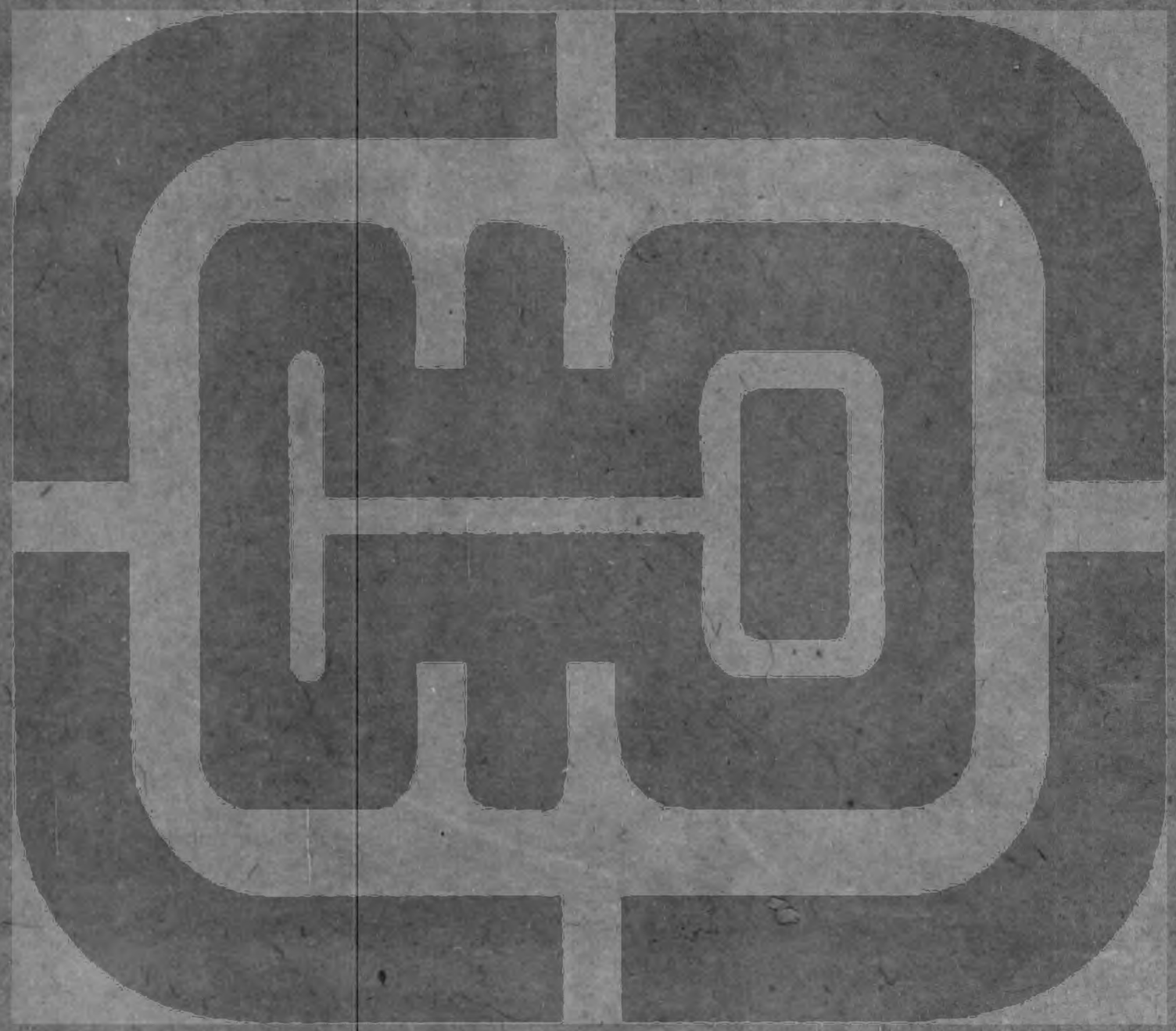
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
不敢不竭愚惟陛下以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
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
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
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
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
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
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
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正直求過失

罷退外親及傍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
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
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
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
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
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
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
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
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

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
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
有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
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
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
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
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毫毫之思出入三泉死亡所恨
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
爲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丞相

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
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
侍御史至司隸官欲埔從事閉門不肯納宣坐距使者
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
舉幡太學下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
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
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
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家于長子平帝即
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罪法案誅諸

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
隴西辛興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
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
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有郇越臣仲郇相羅賓
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
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
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弊履穿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
公卿被虛僞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
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

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
裞以衣衾其子攀棺下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
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
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
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
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方居
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
時爲丞相司直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
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

鄉爲充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觸客鄉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鄉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劒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